

从战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争夺市場 斗争中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吳 紀 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列寧指出：“戰爭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发展，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為帝國主義，一般壟斷已經發展為國家壟斷”^①；他还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过程。國家同擁有無限權力的資本家集團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羣眾的殘酷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②，列寧根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所看到的情況而作出的論斷完全為後來的歷史發展所証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後，隨著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在三十年代特別是在羅斯福執政下的美國和法西斯統治下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又有了新的發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所有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生產、分配和消費等各个方面都加強了國家的干涉，并在很大的範圍內實行了對經濟活動的國家直接參與，從而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空前未有的規模。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後，儘管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戰時管制辦法逐步撤消了，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仍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帝國主義經濟中繼續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進行比較具體和全面的了解，是當前研究世界經濟中的一項重要課題。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合為一體的壟斷資本主義”^③。從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經濟看，目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表現形式有國家企業，通過國家補助、國家消費等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調節和干涉等等。再從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看，資本主義從進入壟斷階段後已形成了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帝國主義國家是通過加強對外的相互爭奪、分割和再分割世界市場以及掠奪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因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表現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方面，而且還表現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方面。本文擬對當前在帝國主義國家對外方面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活動形式及其發展的原因和所產生的結果，作初步的考察，作為從側面研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嘗試。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後十多年来，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進行對外經濟擴張和爭

① 《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1頁。

② 《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頁。

③ 《紅旗雜誌》編輯部：《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紅旗》，1963年第3—4期。

帝国主义斗争的活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如以国家在这些形式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帝国主义国家单独进行的活动；第二类是在帝国主义操纵下，成立国际组织或签订国际协定，在“国际”旗帜的掩护下所进行的活动；第三类是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结成国家集团的联盟。但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单独的活动或是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国际行动”，它们都是各国垄断资本势力和国家政权加强结合的结果，从而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中发展的表现。

在第一类活动中在战后年代占突出的地位的是国家资本输出。列宁指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①。既然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必然会在表现在资本输出方面。我们知道，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基本上是私人资本输出^②。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作战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盟国间才有大量的国家贷款往来，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起，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在战时提供国家贷款，而且在大战结束后十多年来也经常进行大量的国家资本输出。美国政府从1945年7月到1961年底，据官方显然压低了的数字，对外国所提供的“赠款”和“剩余农产品援助”共计达685.68亿美元，国家信贷达126.96亿美元，两者合计达812.64亿美元^③。据英国统计局的最新材料，英帝国主义从1952年到1961年十年间对外借款和“赠款”共计达九亿镑，约合25亿美元^④。法国、西德和日本三国在1956年到1960年期间，仅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赠款”和五年以上的贷款合计分别达41.02亿美元，4.68亿美元，和4.31亿美元^⑤。可见在战后年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输出规模是很巨大的，其中美国占第一位，法国超过英国而居第二位。

必须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资本输出中，所谓“赠款”或“无偿援助”（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等）占相当重要地位。上引的数字表明从1945年7月到1961年底，美帝国主义所提供的“赠款”（包括剩余农产品“援助”）总数约相当于信贷总数的5.4倍。再以法帝国主义为例，从1958年到1960年，法国政府对海外领地的政治和军事“援助”总数达235.28亿新法郎，而从1947年到1959年，法国对海外领地的国家投资总额才达169.16亿新法郎，可见“援款”也是大于贷款。尽管帝国主义的对外“赠款”或“无偿援助”不是偿还性的，一般不具备资本周转的特点，也不直接带来投资利润，但从作用来看，它们较一般资本输出更富有侵略性。这是因为，首先，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提供这些“援助”，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对受“援”国的控制，所以，这些“援助”较私人资本输出更直接地使受“援”国在经济上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在政治上成为帝国主义的追随者；其次，这些“援助”为私人资本输出开辟道路，并帮助私人资本加强在国外市场上的地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2页。

②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已有相当数量的国家资本输出。

③ 《商业近况概览》（英文）1962年7月号。

④ 《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1962年5期。

⑤ 薛谋洪：《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殖民经济掠夺》。《国际问题研究》，1963年第4期。

位，因此，这些“援助”本身虽不直接带来利润，但间接使垄断资本从国外获得更多的利润；最后，所谓“赠款”或“无偿援助”也不是完全无偿的，例如美帝国主义提供的“援”款，其全部或大部分往往被指定用来购买美国商品并用美国船只装运这些商品，而这些商品远抵受“援”国，在受“援”国市场出售后所得的当地货币，又以“对等基金”的名义专户存储，实际上继续受美帝国主义的控制。此外，还必须注意到，帝国主义对外“赠款”或“无偿援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活动的一种形式，因之，它具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总的说来，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是都以直接获取利润为目的。例如帝国主义在国内设立的某些国家企业，尽管入不敷出，常年亏损，但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还是采用贴补办法，把它们维持下去，而国家所贴补的款项通过企业的亏损，实际上落入了垄断资本集团的腰包，或间接为垄断资本集团带来巨大的利益。帝国主义的对外“无偿援助”，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属于国家贴补性质的支出。因此，如果说常年受国家贴补的国家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变种，那么，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赠款”或“无偿援助”也是资本输出的一个变种。

除了国家资本输出外，帝国主义的国家机构还直接参与某些对外贸易的活动。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以私营为主，从垄断资本看来，还不需要政府大规模地直接参与，所以，国营对外贸易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还不占重要的地位。但在下列两方面，国家的直接参与起着较重要的作用：第一、是所谓“大量采购”办法，也就是，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国家的权力，和亚、非、澳、拉丁美洲出产原料的国家订立“大量采购协定”，压迫这些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大量供应某些食品或原料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英联邦国家和殖民地采取这个办法，控制了若干重要食品和原料的供应来源，如肉类、羊毛、茶叶等；美国也采用类似的办法压迫拉丁美洲国家供应美国所缺少的战略物资如铜、锡等。在战后时期，英国政府继续采用这个办法。在1946—1955年间，英国政府与亚、非、澳、拉丁美洲国家共签订了四十个属于“大量采购”性质的协定。据估计，在战后初期，英国进口商品的几乎半数是通过“大量采购”办法获得的^①。美国也继续以类似的办法，向国外大量采购战略物资，但品种和范围不如英国的多而广。第二、是美帝国主义的倾销“剩余农产品”活动。在长期的国内农业生产过剩危机的压迫下，美国政府每年支付大量资金收购房内“剩余农产品”，并以其中的大部分向国外倾销。为了推销这些积存的农产品，美国政府广泛地利用提供经济“援助”或“剩余农产品援助”的办法，强迫受“援”国承购这些在美国国内卖不出去的产品。因此，美国政府向国外推销剩余农产品的活动是与国家资本输出密切结合起来的。

此外，在第一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形式中，还有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扶植垄断资本对外经济扩张的各种措施，其中主要的有下列几种：（一）政府对私人国外投资采取各种保护和优待的办法。战后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曾施加压力，与二十个国家缔结协定，迫使这些国家对美国资本家投资的企业给予减免租税和其他方面的优待。美国政府自己也对在国外的美资企业给予减税的待遇。（二）政府对私人出口信贷实行国家担保或国家保险制度。这个制度早在1919年由英国政府建立起来；随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仿行。第二

^① 华尔脱·克劳司：《国际经济》（英文），美国1955年版，第193—194页。

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目前英、法、西德、意大利、瑞士，以及美国等都以不同的规模实行了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或保险制度。(三)政府对商品输出，造船业和轮船公司直接或间接给予补助，其中包括退还出口商所缴纳的某些国内税款、减免租税负担，对出口商品给予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价格差额补贴等。(四)对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汇兑实行国家管制和干涉。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也采取某些扶植私人资本的措施，其中包括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措施，只是这些措施在数量上和范围上都是比较有限的，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现阶段，这些措施在数量上和范围上都大大增加，而且突出地以服务垄断资本为目的，因此，有必要把这些措施与其他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家措施结合起来，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考察，这样才能正确估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整个帝国主义经济中所占的地位。

属于第二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形式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纠合其他国家成立国际金融组织和签订国际商品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最早成立的国际金融组织是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简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的任务是向成员国政府提供短期贷款，表面上以解救成员国暂时性的国际收支困难，稳定各国民币值为目的。这个组织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各成员国政府认缴的基金份额。到1963年7月底，基金总额达153.07亿美元，其中美国的份额最大，达41.25亿美元，占总额的27%^①。除了各成员国认缴的基金外，这个组织根据1961年的决定，还与十个主要成员国（美、英、法、西德、日本、加拿大等）订立协定，由这十个国家另外提供六十亿美元的信贷便利^②。到1963年7月底，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信贷累计已达69.55亿美元，除已偿还部分外，净额达15.72亿美元^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任务表面上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向成员国政府、国家企业以及由成员国政府担保的私人企业提供长期贷款。这家银行的资金来源，除了由成员国认缴的股本外，还由银行自己用发行债券的办法，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证券市场上筹募资金。到1962年底止，这家银行的股本总额达206.6亿美元，实收股本额为20.67亿美元，借入资金（扣除已偿还部分）为25.42亿美元，可见借入资金已超过了实收股本额。股本中美国认股额最多，达63.5亿美元，占总额的80.7%。到1963年六月底，这家银行付出的贷款累计达54.26亿美元^④。这两个信贷机构名义上是国际组织，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数国家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实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以大股东的资格，把持了这两个组织，使它们成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压迫其他国家的有力工具。

作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附属机构，美帝国主义伙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于1956年和1960年先后成立了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前者的股本总额为一亿美元，美国占35%，

① 《国际金融统计》（英文），1963年9月号。

② 到1963年8月为止，加拿大和这个组织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其余九国已同意提供的信贷便利共计达58亿美元，见《国际金融统计》（英文），1963年9月号。

③ 《国际金融统计》（英文），1963年9月号。

④ 《国际金融统计》（英文），1963年9月号。

后者的“基金”总额为十亿美元，美国占42%左右^①，因此，这两个组织也控制在美帝国主义的手里。国际金融公司的任务主要是向成员国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它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不同之点，是它不向成员国的政府或国家机关贷款，而它向私营企业贷款时又不需要政府担保。国际开发协会的任务表面上是以“较灵活”和“负担较轻”的条件向所谓经济“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它对政府和私营企业都可提供贷款。

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性质上相类似，但限于在一个区域内活动的，还有于1959年成立、1960年十月开始营业的泛美开发银行和1961年成立的中美洲一体化银行。前者由美国纠合拉丁美洲国家（古巴不参加）投资，股本总额为9.595亿美元，其中美国认股4.5亿美元，占46%。后者由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四国政府投资成立，股本总额为1,600万美元，四国各认400万美元，美国虽不正式入股，但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资金。由此可见这两个区域性的国际贷款组织事实上也操纵在美帝国主义的手里。

此外，还有两个以联合国名义活动的所谓“国际经济援助”机构：一是“联合国扩大技术援助方案”，由联合国本身和联合国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所提供的“技术援助”汇合而成的；二是于1959年初开始活动，表面上供“援助”经济“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之用的所谓“联合国特别基金”。

总的说来，以上这些国际组织，不论以稳定各国币值为名也好，或者打着“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旗号也好，实质上都是国际投资机构，是帝国主义用来作为输出资本的渠道。这些组织虽然挂上了“国际组织”的招牌，但实际上也是垄断资本的御用机关。战后最初几年，美帝国主义独霸了几乎当时所有的国际组织，但近几年来，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对外收支发生困难，这些国际组织便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英、法、西德等帝国主义瓜分投资市场的交易场所了。

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国家名义，瓜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另一种国际形式是对某些大宗食品、原料和矿产，订立“国际商品协定”，借以控制国际市场价格、分配进出口定额和排挤非协定签字国的竞争。这是垄断资本集团以政府名义成立的国际卡特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个别商品由主要生产国政府间订立商品协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商品协定的签订有了显著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商品协定更受到垄断资本集团的重视。到目前为止，有关各国政府间已签订了五个国际商品协定：砂糖、锡、小麦、橄榄油和咖啡。此外，对于橡胶、羊毛、棉花、茶叶、铅、锌等商品，还分别成立了国际研究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等常设机构，其任务是搜集和散发有关这些商品的市场情况，以及为召集讨论这些商品问题的国际会议准备必要的资料。

第三类是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联盟，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由西欧六国、即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即西欧“共同市场”）。按照这六国于1957年三月在罗马签订的条约，它们将在二十年内相互间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

^① 到目前为止，国际开发协会实际募到的基金额还不到十亿美元，故最近这个协会建议向十五个成员国另筹募七亿五千万美元，不作为“基金”，而作为“资助额”，其中美国认缴3.12亿美元[见《国际金融消息概况》(英文)1963年9月20日]。

力的自由流动，并对其他国家将采取统一的关税率和统一的贸易政策。条约于1959年1月1日生效，到最近为止，西欧六国对工业品的相互关税已降低了60%，对农产品的相互关税已降低了30—35%，已完全取消了相互间商品进口的数量限制，对外共同关税已调整了60%，并已放宽了相互间资本流动的条件。现西欧六国已决定将二十年的过渡时期缩短，预计于1967年全部取消相互间的关税，并实施统一的对外关税。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六国还力图消除相互间的分歧，制订统一的农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六国还将逐步消除相互间的工资差别，统一劳动条件，并撤除阻碍资本和劳动力在六国间自由流动的障碍，借使六国、特别是西德和法国的垄断资本得以在六国统一市场内更肆无忌惮地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为了保持和扩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关系，六国还迫使自己的海外领地、前殖民地，以及其他个别国家和西欧共同市场订立“联系公约”，成为西欧共同市场的“联系国”。到目前为止，西欧共同市场已和十八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此外，还和希腊和土耳其建立了“联系”关系。六国还成立了一个“海外领地开发基金”作为对“联系国”的联合投资机构，头五年规定总额为5.8亿美元，后五年将达八亿美元，都由六国分摊。据最近报道，这个基金已批准了约合4.45亿美元的发展项目①。综上所述，可见西欧共同市场的实质是西欧六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国家力量，企图垄断六国的国内市场，排斥外国资本的侵入，加强对六国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通过建立“联系”关系，以“多边援助”的形式，进一步侵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推行对这些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统治。因此，从瓜分市场的目的来看，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实质上跟国际卡特尔没有多大的区别，但由于它是由若干国家的政府组织起来的，它具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

西欧六国在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前，于1953年成立了一个“欧洲煤钢联营”②。这个机构的成立并不改变六国原有的煤钢企业的私有地位，它是在私有企业之上一个类似卡特尔性质的国际组织。现欧洲煤钢联营已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附属机构。此外，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时，六国还组织了一个“西欧原子能联营”机构。这个组织也不触动六国垄断资本在生产原子能方面的地位。它的目的不过是利用国家力量来加速发展原子能工业，借以加强六国垄断资本的实力罢了。

除了六国共同市场外，在西欧还有由英国带头成立、与共同市场对抗的、七国“自由贸易区”以及继承“欧洲支付同盟”并与美国有较密切联系的“欧洲基金”（根据“欧洲货币协定”成立的）。

不待说，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方面的各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各国国内的各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首先，帝国主义在对外扩张和掠夺国外市场斗争中所采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部分地是通过国家企业进行的。以国家资本输出而论，美帝国主义的对外贷款有一部分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用国家资金设立的“进出口银行”所提供的；英国则有由国库出资于1948年成立的“殖民地开发公司”（最近已改称为“联邦开发公司”）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国，负责办理对外“援助”和投资的机构是政府设立的“海外法国中央金库”（1960年改称为“经济合作中央金库”）；在西德，则由

① 《共同市场》月报（英文），1963年4月号。

② 《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是于1951年签订的，于1952年完成了六国政府批准手续。

波恩政府设立了一个类似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复兴信贷局”，办理国家对外贷款；在意大利，更有一些国家工业企业如国家碳化氢公司、工业复兴公司等，除了在国内活动外，还对外进行大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如占有外国矿产资源，夺取国外市场上销售、经营、或制造的特权，收购外国公司的股票等。因此，国家资本输出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企业在整个国家的金融和工业领域内活动的增长。此外，国家直接参与对外贸易（如大量采购和倾销剩余农产品等）必然要求成立和发展某些国营贸易公司（如美国的“商品信用公司”等），从而也意味着国家企业在流通领域内活动的增长。其次，从国民收入再分配来看，国家资本输出、国家对出口贸易的津贴补助等所需的资金都来自国库，而国库收入不論来自税收或来自公債和通貨膨胀，都是向劳动人民搜刮来的，而在这些开支中，有的如国家津贴补助等直接落入了垄断资本集团的腰包，有的通过扩大出口贸易而增加了出口厂商的收入；更多的则通过提供私人向国外投资的有利条件而间接扩大了垄断资本集团在国外的利润。因此，这些在对外方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也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发生了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的再分配。第三，帝国主义在对外方面所采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如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签订国际商品协定、向国外倾销剩余农产品等还打着以稳定金融市场、摆脱生产过剩危机为目的的旗号，因此，这些措施形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本国国民经济的调节和干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对外方面的发展，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看，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国有经济、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和干涉等方面的发展。

二

如上所述，以帝国主义对外方面而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活动形式，总的說来，是适应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争夺市场斗争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如果进一步加以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方面之所以采取上述多种多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形式，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

第一、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战争破坏，在经济上处于紊乱状态，美国垄断资本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同时，由于战后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情况不稳定，美国垄断资本自己又不愿冒较大的风险，对外大量地进行投资。因此，为垄断资本服务的美国政府采取了提供“援助”方式，大量输出国家资本，一面借以扶植和控制受“援”国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打击和镇压进步力量，一面在经济上大量渗入受“援”国家的市场，为美国垄断资本对外扩张铺平道路。由于当时受“援”国家经济还没有恢复，无力偿付巨额贷款，故美帝国主义的国家资本输出大部分采取“赠款”方式。从1945年六月一日到1955年底，美国国家资本输出总额531.5亿美元中“赠款”达422.8亿美元，占79.5%，而“贷款”仅达108.7亿美元，占20.5%^①。但近年来随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美帝国主义经济地位的相对削弱，美国的国家资本输出中贷款所占的比重已日益增加。以1962财政年度而言，在美国对外“援助”中以

^① 格·安德列耶夫：《美元扩张》（俄文），1961年莫斯科版，第201—202页。

“贈款”为主的“軍事援助”占28%，“經濟援助”占72%，而在“經濟援助”中，貸款占56%，也就是貸款在对外“援助”總額中約占40.3%。肯尼迪還曾宣布，今后貸款在“經濟援助”中的比重將提高到80%^①。由此可見，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的大量国家資本輸出以及这些国家資本的大部分之所采取“无偿援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戰爭后果相联系的。

第二、在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高張的形势下，壟斷資本組織的直接侵略已遭到愈来愈强烈的抵抗。它們不能不改換策略，用政府的名义或甚至国际組織的名义，把資本輸出、傾銷商品和掠夺原料都貼上了“援助”的標籤，借以隱蔽自己的侵略目的，欺騙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帝国主义国家从五十年代下半期起之所以繼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之后又成立了不少国际“援助”和投資組織，显然是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形势分不开的。但不管如何花样翻新，这些新成立的国际組織在实质上仍然是壟斷資本維持和巩固殖民主义統治的工具。可以断言，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繼續高張，作为殖民主义者的垂死掙扎，这类欺騙性的“国际援助”形式必将繼續层出不穷地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現。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脱离資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已大为縮小，因之，帝国主义国家的爭奪市場戰已越来越趋于激烈。壟斷資本集團于是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來夺取国外市場，排挤自己的竞争对手。在上述的各种国家壟斷資本主义活動形式中，諸如出口信貸的国家担保制度、推銷剩余农产品办法，以及在“一体化”口号下成立帝国主义国家集團的聯盟等都是属于这一類性質的。

第四、帝国主义在对外方面所采取的国家壟斷主义措施中，有些还具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在战后社会主义陣營日益壯大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运用大量“美援”的压力，在資本主义世界拚湊軍事集團、建立軍事基地，其目的一方面是扩大和加强对“中間地帶”的控制，借以保証壟斷資本的高额利潤；另一方面是从反苏、反华出发，建立对社会主义陣營的包围圈，以便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美国壟斷資本还迫使其他資本主义国家追随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和貿易歧視办法。這項措施，除了为美国商品保証有利的国外市場外，也含有損害社会主义国家經濟的狂妄意图。1961年以来美帝国主义打着“爭取进步联盟”旗号对拉丁美洲国家所提供的“援助”也具有进一步控制拉丁美洲国家的經濟并孤立社会主义的古巴、破坏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双重目的。此外，美帝国主义以巨額“援助”豢养它的走狗南斯拉夫鐵托集團，更是阴谋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項重要措施。

第五、在資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条件下，經常受到周期性經濟危机威胁的資本主义国家还企图在国际范围内采取一些“反危机”措施和“輸出危机”的办法。个别国际組織如国际貨币基金、欧洲基金等，在成立时，便公开地以稳定国际金融、防止国际貨币和信用危机的爆发相号召。儘管事实上这些組織在美帝国主义操縱下成为美国金融巨头控制国际金融和干涉其他国家貨幣政策的工具，但許多資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甘愿加入这些組織从而或多或少地接受美帝国主义所强加的約束，表明它們对这些組織的“反危机”作用是抱有一定的幻想。

^① 薛謀洪：《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其他經濟‘不发达’国家的殖民經濟掠夺》。《国际問題研究》，1963年第4期。

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产生的，因之，这些在国际方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正如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所实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一样，根本不可能达到任何“反危机”的目的。至于帝国主义国家单独采取的“输出危机”措施如向国外倾销剩余产品等，也同样不能实现摆脱危机的目的。关于所谓稳定资本主义经济，防止经济危机的问题，在下面还要论及。

综上所述，可见战后帝国主义在对外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形式主要是由战争（包括战争后果）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所引起的。而战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的结果。因此，从资本主义国际关系方面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所决定的。

三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十余年来，上述各种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对于帝国主义本身以及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到底产生了什么结果呢？这可以概括地从四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私人垄断资本的地位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首先，从资本输出看，大规模的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取代私人资本输出的地位。以美帝国主义而言，儘管在战后初期，国家资本输出曾在数量上压倒私人资本输出，计从1945年七月到1948年底，国家资本输出，包括“赠款”和贷款，合計达185.3亿美元，其中贷款占87.5亿美元^①，而同期私人国外投资总额仅增长16亿美元^②，但这种现象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重建和恢复，美国私人资本输出表现了巨额的增长。在1946—1950年间，美国私人长期国外投资总额每年平均不过增长七亿美元，而在1951—1955年间每年平均增长达18.4亿美元，到了1956—1960年间更增至每年平均达37.4亿美元。最近四年，即1958—1961年间，美国私人国外投资总额每年平均增长48亿美元，而政府“对外援助”净额（“赠款”和贷款合計）每年平均不过47.7亿美元（包括通过国际金融组织的投资额）^③。可见目前私人国外投资的每年增长额已超过了每年政府的“援外”额了。再与战前比较，在1919—1935年间，美国私人国外投资总额每年平均增长3.82亿美元，而在战后从1945年到1961年间，每年平均增长达22.7亿美元之巨，大大地超过了战前的增长额^④。由此可以推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儘管有大量的国家资本输出，美国私人资本输出的规模仍大大地超过了战前年代。

实际上，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输出是在多方面为私人对外投资服务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国所提供的“经济援助”，有很大部分是用来兴办所谓“地面设施”，即

① 馬努基揚等：《资本主义国家經濟統計汇編》，世界知識社1962年版，第676頁。

② 中国科学院經濟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室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經濟統計集(1848—1950)》，世界知識社1962年版，第149頁。

③ 同上書，第149頁；《商业近况概覽》，1962年7月号。

④ 如按照美国官方物价指数作粗略的推算，以战后美元一元等于战前0.428元折合，战后美国私人国外投资每年平均增长约为战前的2.5倍。

修筑公路或铁路、建设港口、设立发电厂、改善环境卫生等，而建设这些项目的目的，是为私人资本投资开辟道路，减轻私人资本投资的基本建设负担。不仅如此，国家资本输出还直接吸收私人资本参加。例如英国政府设立的“殖民地开发公司”所运用的资金，除了英国政府的国库垫款外，还从私人垄断组织方面筹募巨款。又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除了依靠各成员国政府所缴纳的股本外，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的证券市场上大量发行债券。如前所述，目前，这家银行的借入资金（主要是私人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实收股本额。国家资本输出吸收私人资本参加的另一方式是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放款”或“联合投资”。国际复兴开发公司和近年来创办的泛美开发银行、联合国“特别基金”等都强调和私人资本“合作”的方针。泛美开发银行从成立后，便经常与私人商业银行联合起来，向拉丁美洲国家投资。1962年，这家银行共核准贷款8,370万美元，而私人商业银行对这些项目也提供了770万美元的贷款^①。联合国“特别基金”对所谓“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更公然地以招揽私人投资为目的。基金的总经理霍夫曼最近还自豪地道：“特别基金”最近对阿根廷提供了30万美元查勘阿根廷的电力工业，结果招揽到300万美元的私人投资^②。最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对外投资机构以及国际金融机构还实行转售贷款的办法，把自己所投资的项目于建成后可以获利时，转售给私人资本。英国“殖民地开发公司”的方针就是把它所投资的项目于建成后转售给私人资本，而以所得的款项进行新的投资。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报告，到1963年六月底止，它所付出的贷款54.26亿美元中已有16.05亿美元转售出去了^③。在国家资本这样多方面的帮助下，难怪战后私人资本输出大量地增加，而其每年增加额已远远地超过了战前年代了。

其次、战后，国家资本输出以及其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还促进了帝国主义国家出口贸易的扩张。从1946年到1955年，美国商品输出中有40%是用“援外”款项支付的^④。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更是推销美国军火的一个有效办法。从1950到1957年底，美国根据“军事援助”供给受“援”国的军火达170亿美元。据估计，战后美国军需品出口平均占美国商品输出额的15%。美国官方也承认美国政府向外国所提供的“援助”，约有85%是花在美国的，其中主要是用来购买美国商品。美国剩余农产品更是依靠“美援”来向外倾销的。在1955—1959年间，通过各种“援助”方式，由美国政府资金支付的美国农产品输出额占美国全部农产品输出额的70%^⑤。近年来，由于美国对外收支平衡发生困难，黄金不断外流，美国政府竟把加紧压迫外国政府更多地用美“援”款项在美国购买商品和劳务作为解救“美元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他国家也毫无例外地利用向外国提供“援助”的办法来促进自己的商品输出。

此外，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度、私人国外投资的减免税办法等，对私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都起着促进作用，那更是显而易见的，无待详论了。

① 《国际金融消息概况》（英文），1963年4月26日。

② 《联合国评论》（英文），1963年2月号，第18页。

③ 《国际金融统计》（英文），1963年9月号。

④ 鲁宾斯坦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垄断资本》，世界知识社1961年版，第605页。

⑤ 查赫马托夫：《美国经济扩张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法》。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俄文），1961年第3期。

必須指出，私人国外投資的增加和出口貿易的扩大都意味着壟斷資本所獲利潤的增加以及壟斷資本勢力的膨脹，因為不論在國外投資或是在出口貿易中壟斷資本集團都占較大的比重。大家知道，在戰後初期，臭名遠揚的美國馬歇爾計劃便為美國壟斷資本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據報道，與這個計劃有關的金融業務的93%為華爾街銀行所占有，而其中絕大部分又為摩根財團的銀行所占有。摩根財團的銀行控制了馬歇爾計劃全部業務的70%以上^①。再以一般國家貸款來說，以美國進出口銀行為例，從1954年到1957年這家銀行對美國設備出口廠商所提供的長期信貸1.8億美元中，約有90%是被擁有資產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大公司獲得的^②。可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主要是為美國壟斷資本組織服務的。為了保證壟斷資本的利益，壟斷資本集團還指派自己的代理人直接控制在對外方面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機構，例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和史蒂培克汽車公司的董事長霍夫曼當上了馬歇爾計劃執行署署長，而長時期任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行長的美國人尤金·布萊克是由大通、曼哈頓銀行派去的，付行長羅伯特·加納也是由美國保證信託公司調去的^③。既然帝國主義在對外方面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活動是直接處於壟斷資本家的控制之下，那麼，這些活動為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對壟斷資本的地位起着加強的作用，毋寧是必然的結果了。所以，現代修正主義者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塗脂抹粉，把它說成似乎是“反對壟斷資本發展的更有效工具”，這裡僅從帝國主義對外方面看，也證明完全是一個顛倒事實的謠言。

第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剝削和奴役不是放鬆而是加緊了。首先從帝國主義的國家資本輸出來看，儘管壟斷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對帝國主義提供的對外“援助”大肆宣揚，說什麼帝國主義已經停止剝削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了，說什麼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是旨在提高“不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厚顏無恥地說什麼西方國家準備“把過去一個半世紀中所拿走的一切東西還給非洲”，還說什麼“歷史上第一次富國以相當大的款項幫助窮國”，但事實上帝國主義“援助”的侵略本質是掩蓋不住的，連帝國主義國家的官方人士也不得不屢次供認，所謂“援助”是為了本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了實現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野心。數年前死去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便曾公然說過：“美國援助其他國家的動機主要不是為了它們的利益，而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否則我們是不會給它們任何援助的”。正因為如此，帝國主義的“援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帶來的，不是幫助而是重重的災難。帝國主義國家首先通過提供“援助”干涉受“援”國的內政，扶植那里的反動政權，實現對受“援”國的軍事和政治控制。肯尼迪在1963年四月二日“援外”咨文中公然宣稱：“美援計劃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幾十個舉足輕重的國家維護自由和希望（應讀作壟斷資本的統治），防止暴政或進行顛覆活動”[應讀作鎮壓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運動]，以“適應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④。十多年来，美帝國主義利用“援助”干涉受“援”國內政和外交的具體事例是舉不勝舉的。例如1952年美帝國主義在伊朗策動顛覆了執行石油國有化

① 美國《政治月刊》（英文），1951年7月號。

② 查赫馬托夫：《美國經濟擴張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方法》。蘇聯《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俄文），1961年第3期。

③ 維克托·佩洛：《美國金融帝國》，世界知識社1958年版，第218頁。

④ 轉引自費辰鵬：《不發達經濟學是新殖民主義的理論》。《紅旗》，1963年第18期。

政策的摩薩台政府，并以美“援”支持了亲美的薩希迪政府上台。又例如1957年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约旦右派推翻纳布西内閣而提供的“援助”便是由“总统临时基金”中拨付的。最近几年来美帝国主义大吹大擂的“争取进步联盟”更是公然以强迫拉丁美洲国家维护美国式的“代議制民主制度”和实行符合美国壟断資本利益的“特定的改革”作为接受“美援”的条件。其次，从经济方面看，帝国主义输出的资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和掠夺，虽然在形式上与一般私人输出的资本有所不同，但实际上较私人资本更为阴险毒辣。例如美帝国主义提供的一些所谓“赠款”，包括“剩余农产品援助”，如前所述，经常附有在受“援”国成立“对等基金”的条件，而美帝国主义就利用这笔基金来控制受“援”国的国家财政，扩大自己在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势力。不仅如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接受“援助”时，还往往被迫直接承担供应战略物资原料的义务，或把国内某些重要农业和矿产资源开放给帝国主义国家壟断资本集团投资，而在使用“援”款时，在用途上又受到种种的限制，往往被迫以高价购买提供“援助”国的产品并用后者的船只装运进口。美国商务部就曾承认过：“就许多种类的资本货物[按即机器设备等]而言，据说美国的价格比其他竞争者要高得多，甚至高40%”^①。作为“援助”的交换条件，受“援”国还被迫通过签订投资保证协定，减税协议以及放宽进口贸易和外汇管制条例等办法，开放本国的门户，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得以长驱直入，不受阻挠。最后，帝国主义“援助”的目的不是促使受“援”国的民族经济得到独立的发展，而是加强受“援”国经济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培植受“援”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及一切其他的反动派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支柱。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国际组织所提供的贷款也并没有表现出在实质上与私人资本输出不同之点。战后十多年来的历史说明这些国际组织的贷款首先是从反动政治目的的考虑出发的，例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后不久，便贷给荷兰1.91亿美元，用来购买船只、飞机和其他军用物资，而荷兰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些物资，发动了一场镇压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肮脏战争。近几年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印度提供大量贷款，更是明显地以收买印度大资产阶级加紧进行反华、反共活动为目的。其次，从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本身来看，也说明了所谓“国际援助”或“多边援助”的剥削性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所索取的利息，一般为年率 $4\frac{3}{4}\%$ （包括手续费1%），但近年来已有所提高，1959—1960年间达6%，有个别贷款甚至达 $6\frac{1}{4}\%$ 。不仅贷款的利息是相当高的，而且还附有其他苛刻条件。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最近贷给泰国的阳西河水塘和水电站贷款为例，贷款总额为6,600万美元，年限25年，年率达5.75%。由于先付利息，泰国实际所得的，只达5.900万美元。而且按照贷款条件，水电站建成后，泰国还得把发电站交给私人公司经营，以便于美国资本的进一步投资和控制。这个水电站将向泰国首都和三十多个府供电，而根据贷款条件，在这样广泛的供电范围内，如果要建立新的发电站，还必须得到阳西河水电站管理局的同意。这样，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通过这项贷款，基本上掌握了泰国的整个电力工业^②。由此可见这些形形色色的“国际援助”或“多边援助”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的侵略实质。而现代修正主义者近年来却鼓吹

① 鲁宾斯坦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垄断资本》，第550页。

② 陈以新：《世界银行在美国侵略亚洲中的作用》，《人民日报》1962年9月27日。

“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在国际范围内“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显然，这种说法完全抹煞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援助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伪装援助间的本质差别，其目的就在于宣扬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因而只能起欺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麻醉他们反帝的斗志，直接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作用。

帝国主义在对外扩张和争夺市场斗争中所采取的其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也具有强烈的剥削和掠夺性质。例如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制度，其实施结果，是增加了出口信贷的利息负担，因为除了原利息外，又另加了政府担保时所收取的利息或手续费。这样，政府担保的出口信贷往往要负担7—8%的利息。出口信贷一般以五年到七年为期，因此，仅利息一项要达信贷额的35—40%。由于需要政府担保的出口信贷大多是贷给所谓“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商的，因此，这个制度实行的结果是加重了“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负担。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大量采购协定更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加强不等价交换的有力手段，例如英国用大量采购办法从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进口的食糖，平均每吨价格，于1949年比世界市场价格低14美元，1950年低26美元，1951年低22美元；牛肉平均每吨价格于1950—1951年比西欧市场低345美元，1951—1952年低370美元。据估计，英国在1950—1952年间，仅从食糖、牛、羊肉和茶叶三种商品的进口上，总共少付给殖民地和附属国将近10亿美元^①。

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对外方面，上述各种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非但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甚至还加强了这些关系。战后十多年来，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垄断资本集团不得不利用国家力量，通过国际组织的名义，对自己的侵略行动，加以种种的伪装。实际上，在这些伪装的手法下，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变本加厉地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正如上面所揭露的，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加剧了。首先，从帝国主义国家单独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来看，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妄图利用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但事与愿违，美帝国主义的这个野心并没有顺利实现。近年来，随着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有限度的增长，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大大地降低了。因此，战后初期处于小伙伴地位的英、法等国越来越不听美帝国主义的摆布，而起来与美帝国主义对抗。在美帝国主义羽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西德和日本垄断资本也力求脱离美帝国主义的掌握而参加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斗争。这样，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便越来越尖锐化了。

其次，再从帝国主义国家纠合其他国家成立的国际组织来看，由于美帝国主义经济力量的削弱，美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所占的统治地位也越来越不能维持了。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外收支困难的增加，美帝国主义已不能象战后初期那样，为所欲为地包办了国际复兴开办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业务，相反地，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要求法国、西德等成员国分担对“不发达”国家投资的较大份额，而法国、西德等则力求自由行动，不愿落入美帝国

^① 依·斯·包达包夫等：《国际贸易》，财经出版社1957年版，下册第62页。

主义的圈套。因此，摊派“援助”款项近年来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经常争吵的问题之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德，一方面相应地增加了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投资，借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另一方面却更多地绕过这些国际组织，利用“双边援助”的办法，直接与所谓“不发达”国家打交道。到1962年，西德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所提供的贷款共达24亿马克，而通过“双边”协定对所谓“不发达”国家所提供的“援助”达98亿马克，约超过“多边援助”总额三倍多。这说明名目繁多的国际贷款机构的成立并没有统一帝国主义各国政府间的对外“援助”活动，更不待说，消除各国私人资本输出间你死我活的争夺了。

最后，帝国主义的国家集团所成立的联盟更是近年来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同时，这类联盟的成立又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进入更剧烈的阶段。以西欧而论，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西欧六国和美英帝国主义间争夺市场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为了与共同市场对抗，英国纠合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六国成立了“自由贸易区”。英国原来企图通过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间的贸易联系，但谈判未获结果。由于英国所拼凑的自由贸易区在争夺市场中未能占上风，英国终于被迫在1961年八月中请加入共同市场。但由于在谈判中西欧六国和英国在英联邦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关于取消英帝国特惠制和英国本国农业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到了1963年一月底，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被中止了。英国受到这个沉重打击后，反过来想加紧利用自由贸易区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已决定到1966年自由贸易区七国间将完全取消相互间的工业品关税。这样，西欧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间正在继续各显神通，展开激烈的斗争。西欧共同市场的成立对美国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美国除了梦想利用英国打入西欧共同市场，把“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为“大西洋共同体”外，还于1962年由国会通过了“扩大贸易法”，授予总统在若干条件下减免关税的权力，企图以此为诱饵，与西欧六国进行相互降低关税的谈判，借以打开共同市场的大门，使美国出口商品在西欧六国不再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还得进一步渗入共同市场“联系国”的市场内。但西欧六国对美国的降低关税攻势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指出美国原来的关税壁垒较高，故提出“高关税多减，低关税少减”的原则，以反对双方按同一比例降低关税的建议。至于美国特别关心的农产品关税，西欧六国坚持要俟六国内部就共同农业政策完全达成协议后，才与美国开始谈判。这样，“扩大贸易法”谈判迄今没有获得结果。最近，由于六国提高家禽进口税、妨碍美国冻鸡出口，而爆发的一场“冻鸡之战”更表明美帝国主义和西欧共同市场六国间的贸易战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此外，西欧共同市场六国的相互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特别表现在法国和西德间关于农业政策和向“联系国”联合投资等的具体问题上。

总之，帝国主义拼凑的国际组织和帝国主义国家集团成立的联盟都不是代表什么“超国家”的力量，因此，不可能消除或缓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正如列宁对于国际垄断资本同盟说过的，这种同盟“今天是和平的，明天不是和平的，后天又不是和平的”^①形式。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联盟。

第四、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资本主义国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6页。

家联合成立的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还挂上了以调节资本主义国家间货币和汇兑关系为目的的招牌。这种在国际关系中的调节措施，正如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调节措施一样，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和谐”和“秩序”。以国际货币基金而论，这个组织成立后十多年来并没有实现自己所规定的任务。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企图建立黄金和各货币间的固定比价，但事实上这个国际组织没有力量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控制黄金的生产和流通。由于各成员国的自由行动，这个组织不得不任凭金国在自由市场上以高于法定比价出售黄金。因此，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上还有黄金自由市场的活动，换言之，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的生产和流通基本上仍处于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企图促使各国取消外汇管制，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但实际上，迄今为止，许多国家仍然实行外汇管制。到1959年底，只有十个国家，按照基金章程，接受了未得基金同意前不实行外汇管制的义务。最后，尽管国际货币基金标榜以稳定各国汇兑关系，防止国际金融危机为目的，但实际上，许多成员国的对内和对外币值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战后十多年来，各货币贬值仍不断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继续威胁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的第二大股东英国就曾发生过七次国际收支危机。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方面不断发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叫嚷。最近，英国政府宣布了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莫德林（财政大臣）方案”，美国政府接着提出了“鲁沙（财政部付部长）方案”来对抗，而西欧六国也正在酝酿着自己的共同货币政策。所有这一切表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货币战方兴未艾，而国际金融危机仍然严重地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四

以上两节对帝国主义对外方面的各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形式在战后发展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结果作了简单的分析。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几点：

第一、如上面第二节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接促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中显著增长的，是战争（包括战争后果）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而战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加剧的结果，因此，这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活动的发展，归根结蒂，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但正如我们在上面第三节所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关系。尽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的表现，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排挤或削弱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相反地，垄断资本的实力和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帝国主义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国家。正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是从属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产生新的、独立于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大量利润的互相配合的两种形式”^①，而国家所有制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改头换面地

^① 《红旗杂志》编辑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红旗》1963年第3—4期。

以国家名义控制的财产，国家在这里只是起了壟断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作用罢了。因此，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没有改变壟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壟断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地位以及壟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改变壟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同时，从整个社会看，壟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占的统治地位也并没有任何削弱，相反地，更为加强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找根据，大肆鼓吹他们的“结构改革论”。他们竟然抹煞了大量存在的、明显的客观事实，把国家壟断资本主义说成似乎是适应生产力进一步社会化而产生的，甚至说成是所谓“生产关系社会化”的一个步骤，也就是似乎已出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样，按照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是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要求的，似乎是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显然，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里有意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所产生的后果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要求两者混淆起来了。其实，如上所分析的，壟断资本为了适应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所产生的战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情况而发展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地位，也没有改变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国家作为如恩格斯所说的“集体资本家”而参加的某些经济活动，完全是为壟断资本利益服务的。因此，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意味着生产关系向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方向演变。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要求完全等同起来，那么，壟断资产阶级及其掌握的政府，面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所造成的一系列危机而采取的任何对策，似乎都是适合生产力进一步社会化的要求的，因而似乎都有进步意义了！

其次、正因为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意味着壟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任何变化，很明显，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能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儘管帝国主义的活动形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帝国主义的国内阶级矛盾继续存在，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仍然继续进行。儘管帝国主义各国结成各种国家集团的联盟，并成立各种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国际组织，但帝国主义各国间对外扩张和争夺市场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世界市场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无限扩张倾向的矛盾下，帝国主义国家间暂时的协议不可能长期消除分赃不均、你死我活的角斗。因此，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殖民主义制度已告终结，“国际合作”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的时代已告到来的论点，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帝国主义的辩护之所以热衷于这样宣传，不过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真相，麻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意志，替帝国主义维护摇摇欲坠的殖民主义统治罢了。

第三、也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帝国主义的本性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如壟断利润规律、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等都继续起着作用。因此，儘管战后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在表现形式和活动范围上都有所发展，但它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相反的，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深刻化，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并使壟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劳动人民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起来。这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通过革命斗争，彻底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日子必将加速到来。